



俯仰鱼木寨

□陈进（重庆）



在渝鄂交界的利川一带，俯仰皆是连绵的山峦高冈，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。在这片“地无三尺平，出门就爬山”的群山皱褶里，繁衍着大大小小的村寨，其中有个鱼木寨，号称“天下第一土家古寨”。

俯瞰鱼木寨，其独立于群山沟壑中，四围悬崖绝壁，唯有一道险峻的山脊与他山相连，地形如同一个拨浪鼓。清同治五年征修的《万县志》中记载：“鱼木寨山高峻，四周壁立，广约十里，形如鼗鼓，从鼓柄入寨门，其径险仄。寨内广有田产竹木，可容数千户，南岸名寨也。”

湖北利川之地出现在重庆万州的地方志里？不用怀疑，是真的。此地的籍贯经历多次更改，它曾姓川，由石柱到万县，1955年才改姓鄂的。

古道：峻峰悬壁上，俯仰在云端

通往鱼木寨的古道有三条。寨北崖壁“三阳关”处23级“手扒岩”和寨东悬崖上的28级“亮梯子”，两条路皆“穷天地造化之工，聚山川自然之极”，往上遥遥青天，往下万丈深渊，古时是出寨入寨的两条捷径，曾吞噬过无数人命。而今它们载着层叠的历史伤痕不再履行进出使命，只作为两个景点供后人参观体验。现在进出寨子都通过“从鼓柄入寨门”之路。

从鱼木村场镇出发，几分钟就来到“鼓柄”处。一条窄窄的水泥路指向树林，绕过一个弯，水泥路变成更窄的青石路。从磨痕看得出，这条入寨古道经历过多次修缮。在两面高悬达百余米的薄薄山脊上，将起伏的险峰一点点凿平再铺上青条石，只是想想都让人心惊胆战。现在路面平整，已达到三轮摩托车通行的宽度，加上两边树木参差，又有护栏，已没有悬空之感。

青石道通向主寨楼，寨门上方刻着“鱼木寨”三个字。寨楼依山脊走势而建，前为防御区，分上下楼。底楼全用石墩子垒砌，仅中间一门可进出。二楼的石墙上开有供观察和射击用的孔洞。后为生活住宅区，屋顶盖有青瓦。寨楼是绝壁的延伸，斩断了里外连接，易守难攻，给世人留下“悬崖梁上建寨楼，一夫把关鬼神愁”的神话。

进入寨门，才知此寨楼并非古已有之。清朝中后期，白莲教在民间广为传播，为截堵教民，万县令山民依山建寨，其中就包括鱼木寨。嵌在墙壁上的“奉修碑”有记，清嘉庆四年由百二十人捐建而成，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。

寨楼建好后，凡流寇盗匪来袭，此处即传出吹牛角、放炮的信号，全寨尽知。而今寨子作为旅游胜地，每年端午节举行盛大的入寨仪式，寨上乡亲们身着土家族服饰，以吹响牛角、放炮三声的仪式打开寨门，还为前来的客人献上一碗可口的醪糟汤圆。

青石路通过寨门一直延伸，贯穿整个寨子。葱茏林下，青石古道蜿蜒有致，静穆在时光深处。曾经这条路是何其热闹：骑马的商客传来“哒哒”的蹄声和响亮的鞭声；轿子从身边经过，乘轿的或是财主，或是读书人；辛勤耕种的农民肩挑背扛，

要么在家里和田间往返，要么带着山货出寨换布换盐……

而今朴素的青石道上，听到最多的是蝉虫鸟语、松涛和鸣和路人的谈笑声。新式民居楼偶尔点缀路边，回廊幽树，古朴而鲜活。

古墓：年深草树荒，石碑卧斜阳

沿着青石路前行，可见散落于青山绿树丛中的一些古墓，于水边林间，院舍一隅，甚至村民的正堂屋里。古墓群是鱼木寨遗留下来的重要资源，这里古墓多样，墓碑风格各异，有立柱式、神龛式、阁楼式、牌坊式……墓葬形式和规模也不尽相同，单人墓、夫妻墓、一夫多妻墓等等。所有墓葬用的碑石，均为寨上随处可见的青砂石。这种石头砂质细，耐风化，可精雕细琢，易于造型。

小小鱼木寨不过十里，却出现了大规模的古墓群，着实让人意外，可追溯它的历史也并非偶然。古时鱼木寨由土司把管，后来成为各大富豪的聚集地。这一带先民历来有跟外面通商的传统，成就了一批家底殷实的富豪。社会动荡年代，富豪们专挑鱼木寨这样的特殊地势，举家搬迁，聚族而居。寨上先后有成氏、向氏、谭氏等几大家族，他们根据财力、经历和胸襟气韵，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桃花源。在子子孙孙的迭代中，喧嚣渐渐沉寂下来，最终归于尘土。而他们留下的一座座墓碑，仍以石的风骨倔强地矗立着，无声链接起历史深处的家族兴衰故事。

在祠堂湾，一座名为“双寿居”的夫妇合葬墓，乃鱼木寨规模最大的墓葬碑。墓主成永高是寨上首富，此碑系他生前所造，一百多名工匠花四年时间才完工。这座院落式的“万古佳城”，有廊有院，共三门两进，宽8.5米，长20米，占地100余平方米。从墓廊到墓室到正碑，从门楣到柱子到墓碑，里里外外、从上到下都精雕细琢。人物、花鸟、物什等雕饰十分丰富，浮雕、圆雕、透雕等雕法灵活，诗词、楹联等文字穿插其中，相得益彰。有人数过，其中仅变形的龙雕就多达70余处。

跟“双寿居”一墙之隔有民居院落，一村民正在院坝清洗土豆。问及为啥住在墓边，才知此地有着多样的丧葬文化。土葬、悬棺都有，还有一种叫“阴阳一体，人鬼同屋”，墓碑与人的生活空间融为一体。这里碑屋十分常见，人们一日三餐皆可用碑前拜台与祖先同桌吃饭。在村民眼中，墓碑像家具一般平常，他们认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死后，仍以某种方式活着，会保佑后代。家居紧靠祖墓，更觉安全和吉祥。这里曾盛行“事死如事生”，甚至“厚死薄养”的观念。

寨上有个丧葬习俗叫“活夜”，是给60岁以上身故老人的特殊典礼，已经持续了近200年。凡村中有寿星去世，全村人都来现场喝喜酒，其族人无论多远，都会赶回来与家人团聚。到场的人载歌载舞，只有快乐，没有悲伤，这跟川渝一带高龄老人去世叫“喜丧”是一致的。只是汉族人的生死观没有他们那么豁达和纯粹，虽然说知生则能知死，生死一理，而真说到死，

大多数人还是唯恐避之不及。

展富有，示权贵——这是鱼木寨古墓的特征。不同墓主人的学识修养和追求，在墓碑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寨上还有近十座其他不同风格的墓碑，皆精雕细刻，保存完好。这样的墓葬群，在民间尤其在鄂西深山老林里，实属难得。作家冯牧先生曾来此地，看过一座座规模宏大、气势非凡的墓碑，细究碑上纷繁的人物花草、楹联诗句后，被当地土家人的勤劳和智慧深深打动，说这里的墓碑是一笔不可多得、不可复制的宝贵文化史料，称鱼木寨墓葬群是“民间的十三陵”。

古屋：画栋亦雕梁，隔世散奇香

鱼木寨上有古建筑六七十座，砖瓦结构或木瓦结构，古味十足。“双寿居祠堂”至今还有村民居住，其雕刻精美的木质门窗嵌在斑驳的彩色石砖上，承载着农家简朴的生活，泛着古老的生机。经修复过的“连五间”，砖墙与木墙结合，有高颜值的抱厦，飞檐翘角，属于复式四合院。门前石狮、石墩、石槽、石缸等一字排开，非常气派。

寨上最大的古建筑“六吉堂”，地处平坦开阔的大湾地带，是一座古意盎然的四合院，也叫老房子。它的大门并不按照传统建筑的对称端正，而是将正门开在房屋一侧，并且门是斜着的。当地人这一带讲究“坟打垒，房打埕”的风水学。墓地朝向宜对着大山，而房屋大门朝向则要开阔豁亮。六吉堂正面被山封住了，于是就将大门侧身对着远方的埕口，意为前景广阔，发人发家。鱼木寨先民都遵从这样的风水学，因此留下了“连五间正，老房子歪，张凤坪的朝门横起开”的古建筑奇观。

六吉堂集川东四合院的精髓而建，占地1000多平方米。从正堂到天井到厢房的布局，从抱厦到飞檐到翘角的装饰，石材与木材相融，坚硬与柔软搭配，粗犷与精致对比，以及绛红作底的色彩生发，处处都渗透着传统建筑美学思想。它始建于清末、成于民国九年，是向家投资的家族治学地。

六吉堂院里文物众多，最珍贵的要数巨大的《南阳柴夫子训子格言》石刻，其书法稳健，刀法娴熟，代表了当时的农耕文化。

“读书的如金如玉，不读书的如土如泥……纵学不得程夫子道学其鸣，也要学宋状元连科及第。再不能够，也要学苏学士文章并美天下听知。倘再不然，转眼二十五十……还有什么长济……”六吉堂的读书人深谙孔子“取乎其上，得乎其中；取乎其中，得乎其下；取乎其下，则无所得矣”之道，挑选的学习榜样都是程颢、宋庠和苏轼这样的大名人。鱼木寨人的确有大格局，身处山乡僻野，胸怀天下之志。

寨上历来“崇文尚学，勤奋求知”，文风浓郁，至今如此。当地邓昌银校长从2014年开始，年年带小学毕业生到六吉堂读“训子格言”，孩子们从小在家乡获取丰厚的精神养料，积蓄腾飞的力量。这样一个弹丸之地，早在几年前就出过50多名大学生，占全村人数的一成有余。

《南阳柴夫子训子格言》给六吉堂，给鱼木寨，增加了厚重的质感。

时光悠悠过，一脉相传承

行走鱼木寨，随处可见先民智慧。为了耕种有充足水源，山顶建堰塘储水，山坳泉眼处建水库，还在斜坡挖水沟，将满坡的雨水都赶进农田。沿途路边、斜坡上，常见排水的石槽或竹管，细细的水流像血脉一样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寨民。

鱼木寨还有多个幽深的岩洞，鱼木洞、腾龙洞、黑洞等大小不一。先民曾用它们来藏身避难，储备物资，制造武器。

昔日，寨民为了生存和安全绞尽脑汁，小心翼翼地凿路入寨，不仅粮食能自给自足，连武器也可自备。他们质朴的乡情、田园牧歌的生活方式，在大山深处不知不觉传承了数百年。而今，寨上的村民仍然沿袭着祖先的优良传统，一面放胆建设美好新生活，一面又小心翼翼地守护鱼木寨原汁原味的历史印记。